

◎乡村纪事

牛车的记忆

□宋守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到两辆牛车。它具有载重量大的特点,经常用于我们平原地区短途运输大批量的东西。行驶过程中,四个轱辘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总是会陶醉田野里的庄稼,陶醉干活的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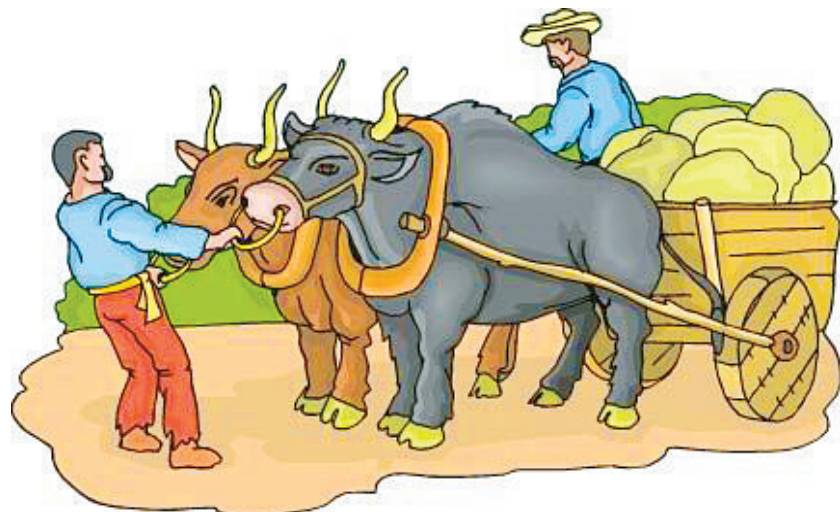
关于牛车的叫法,老家的人一般都是叫牛车,只有在村里后街住的那位“先生”爷爷不这样叫,他总是把牛车说成太平车。当时好多人都不理解他,说他就是个老古董,不食人间烟火。为此,他总会撅着那一小撮胡子,尽可能直起已经弯了的腰身辩解道:“本来就是太平车,不能因为是牛拉它,它就成牛车,那要是用驴拉,难不成它就成驴车吗?”

后来,我专门就这个问题查阅了一些资料,证明“先生”爷爷的叫法的确是正确的。据相关史料记载,太平车最早出现在宋代,且因其滚动平稳而得名。不过,从我记事时起,这种车辆主要是以牛拉为主,人们就直接称它为牛车,这也许是为了叫起来更方便、更直接的缘故吧!

记忆中的牛车呈长方体,长约两米,宽约一米四五的样子,车身用耐沤腐、耐碰撞的楸木、槐木等硬质木料制作而成,所有木制结合处均由铁铆和木楔固定。有车轴、车轱辘等主要构件,两侧各有两个木轮子,每个轮子均由一段段的弓形厚“铁瓦”围镶着轮边,十分牢固。两边的车帮是双的,双帮的纵底木之间,卡着车轮的铁质横轴,不影响车轮在双帮之间转动。由于它是用木质较密、较硬的木头和一些铁铆、铁圈做成,整个车子就显得很笨重,在乡村的土路和田地里行驶时,它的后面会出现一道深深的辙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车辙”。

这种车的行进速度是慢了点儿,可它的承载量却不小,所以过去的生产队里时常用它运送土肥和庄稼。由于作用

◎亲情无限



很大,生产队对它都非常重视,一般都会专门为其建造一个屋子,我们叫那个屋子为“牛车屋”,这样一来,牛车就不会遭受日晒雨淋。农闲时节,队里会专门找一个人把它洗刷干净,用石灰泥子把损伤的地方补好,再用桐油刷一遍。现在想想,那时候人们对牛车是真的有感情,爱惜它的程度就好似现在人们爱护“豪车”一样。

车“贵”人显赫。当年生产队里有许多使唤牲口的“大把”,都会以能用自己常使唤的牲口去拉着牛车做事为荣。那些经常使用牛车做活的“大把”被人称为“车大把”,总会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车大把”越会拖着长长的、亮亮的“喔一喔一”声,再甩出一记“啪啪”的牛鞭响声,向人们展示内心的得意,就连能在牛车周围搞服务、做农活的那些劳动力心里也总是美滋滋的。

每逢夏秋两季,人们就会用牛车装小麦、玉米或黄豆。装运时,用牛把车拉到地里,边走边装,看着牛车上面装得像个小山,那些装车的劳动力心里也是充满了成就感。尤其是每年交公粮时,生产队里也会用牛车。临出发前,队

里都会让多带一二百斤粮食。交完公粮后,就用多带的粮食换白面馍吃。所以,虽然送公粮是个很累的活,可仍有不少人愿意去,其原因无怪乎两个:一是能吃上白面馍;二是可以在回家的路上,轻松自在乘坐牛车领略沿途的风光。

牛车还有更荣光的时候,那就是用它娶新媳妇。娶新媳妇的前几天,牛车就被刷洗一新,到了迎亲那天,车身要用充满喜庆的红布扎成花棚子,牛头上拴上红布条,还要在车身两侧贴上用红纸剪成的“喜”字。迎亲路上,坐在车厢里的新媳妇满脸笑容,车厢外的迎亲人员有说有笑,喜气洋洋,就连牛车和牛都好像弄懂了人们的心情似的,一扫过去的沉闷,发出了清脆的“咕噜”声,牛儿也迈着轻松的样子,偶尔“哞哞”叫几下,伴着喜庆的唢呐声,欢快地走向新郎家的大门口。

如今,随着乡村运输工具的迅速更换,大批的农用拖拉机、机动三轮车乃至各种型号的汽车陆续开进寻常百姓家,曾经作为重要运输工具的牛车,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消逝在了乡村变革的尘烟中,它的身影早已成了一种回忆,对它的情、对它爱也只好永藏梦中。

◎百味人生

初心

□魏增瑞

近日,一位学兄在微信群里问我,上大学时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有一期曾登载了我的一首小诗,他说印象深刻,问我是否保留了底稿。十分惭愧的是,不要说保留底稿,我自己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想想也是,40年了,那时写的一首小诗,别人记着,自己却忘了,世事变幻,令人唏嘘。

想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学子们的求知欲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上了大学,来自农村的学生周日必逛的地方是新华书店。一天上午,我们照例去全市最大的书店,但这次不同往常,书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问,排这么长的队买什么,排队的人回答:买好书。没有问书名是什么,我们几个同学也本能地加入到了排队的行列。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册和《高老头》三本书,将近十元钱,没有人犹豫,十元钱可是我们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啊!

至今不忘的还有数学系的学兄们,他们的教室与我们班相邻。恢复高考后,他们虽然大多已经结婚生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格外珍惜学习时光。他们白天听课,晚上做练习常常到半夜,勤奋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高三学生。几个月前受人之托,寻找几位数学系的学兄,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谈话间回忆起昔日在大学的情景,他们顿时精神焕发,仿佛年轻了许多。他们不无怀念地喃喃自语:是啊,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就那么勤奋呢?

勤奋的不仅仅是我们那代人。我的一位学生,本来是理科生,却酷爱历史书籍,课下我总看到他抱着一些《二十四史》选注本阅读。一个农民子弟,不要说经济条件不允许买这些书,就连当时老师也认为一个理科生看这些书籍也是不务正业,因为历史学科不在理科高考范围之内,高三学生一切围绕高考才是正道。但是,这位稍稍另类的学生,后来如愿考上一所大学。十几年之后我们相遇,我仍然好奇地问他对历史书籍的爱好,他沉默了片刻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这个爱好弄丢了,最后他叹了一口气:“可惜了!”

在人生历程中,可惜、遗憾的事还真不少,但是丢失了初心,应该是最大的遗憾吧!想想青春年少时,朝气蓬勃,美好的理想和企图心时时澎湃着一颗不屈的雄心。也许是生活中的苦甜酸辣,慢慢冲淡了平凡日子的诗意,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又一年,当我们暂时停下随波逐流脚步看一看,你会突然感觉,我们的初心去哪儿了?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忘掉的哪是40年前的一首小诗,那应该是青春年少时对生活充满渴望的初心啊!

爷爷的土地

□陈猛猛

爷爷一生历经艰辛,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他所有的梦想都与土地有关。

在那个缺粮少吃的年代,爷爷的童年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听奶奶讲,我太爷爷去世得早,太奶奶又长期卧病在床。爷爷小时候常常为了赚够上学的学杂费在收割后的麦地里没日没夜地捡麦穗,然后拿回家用棒槌一锤一锤地将麦粒打下来,再用簸箕把麦粒弄干净。打下的麦子一小部分磨成面粉供一家人“开荤”,大部分卖成钱交了学杂费。

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天天熬了过去,爷爷也渐渐长大。成家后,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耕种的土地能够多打粮食,填饱一家人的肚子。那时节,爷爷一个人整天在土地上劳作,他干过不少营生,却从未与土地脱节。爷爷有关财富的梦想深深扎根于土地之中,他先是在村生产队的瓜园里当技术员,负责给瓜苗施肥、治虫。后来,又在村支书的支持下,帮助乡亲们搞高产田……奶奶讲这些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她和爷爷站在一片丰收在望的西瓜地前,一脸的幸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爷爷有了一块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终于可以切实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大干一番了。爷爷精心管理着土地,长期在土地上劳作,他的身子累成了一张弓。除了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他还千方百计地开荒,不放过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土地。他在农闲时将家门前池塘里的污泥从塘底挖上来堆在塘岸上,肥土越积越多,就成了一个小菜园,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连屋后的那一小片空地,爷爷也因地制宜,搭了个棚子种上丝瓜、南瓜等。夏天一到,满院清凉。有一年,大伯被儿子接到了市里住,他家

的八亩地就让爷爷种着。一下子,爷爷的负担增加了一倍多。秋收时节,地里的玉米几乎都靠爷爷一个人收获。听奶奶说,为了早点把玉米秆砍完,爷爷白天晚上连轴转,有好几个晚上,他借着朦胧的月光不停地砍着玉米秆,实在累了,就在玉米秆上躺一会儿,等疲劳稍微消减,就爬起来继续砍。我勤劳的爷爷在土地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呀!

每年该种蒜的时候,我和爸爸都会回老家帮忙插蒜,爷爷则负责把插满蒜的菜畦埋上土,他在后面看着我们,一直呵呵地笑。这样明媚的阳光,这样充满希望充满梦想的土地,这样温馨的一家三代同耕图,将永远留在我深处的记忆里,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温暖。后来,爷爷累倒在他为之劳作一生且充满梦想的土地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忙完他的事后,我和大伯去后屋搬东西,推开门的一刹那,我看到两个发亮的锄头,它们反射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疼。大伯哽咽着说:“看到没,你爷爷现在还惦记着他那块宝贝地,还要我好好种地呢!”

爷爷把土地视为自己一生的梦想,在土地上劳碌了一生,最后与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为伴,想想也是一种幸福吧!

非虚构微故事
记录生活百态
欢迎投稿“生活”副刊
电话:13938039936